



挑食女孩被确诊 她坐15排G, 我是16排G

病毒如同隐形游弋的恶魔，远在天边仍寒胆，近在咫尺却不察。逃过这一劫，今后还敢心怀侥幸吗？我喝口热茶，略一定神陷入沉思。

□ 撰稿 | 柏代华

国内疫情起来的时候，我在南美待了三周。此后去西班牙马德里，在女儿处住了十天，随后经莫斯科转机，于3月9日抵沪，就“收监”——到青浦区某疗养院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。回顾我的回家之路，真是病毒咫尺间啊！万幸结束隔离后一切安好。

莫斯科飞上海的俄航爆满，邻座的华人一家三口，如全副武装的防化兵，雨披手套口罩护目镜，裹得严严实实男女莫辨。我问，从哪里过来转机的？“意大利。”微弱的嗓音细如游丝，莫非已经感染了？我心头一颤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。

海外六周，时时关注国内的汹涌疫情，毫无切身感受，也就毫无戒备。妻子却紧张兮兮，主张除了呼吸一概暂停。我嗤之以鼻：“14亿人的泱泱大国，病毒导致的死亡



西班牙议会9日投票通过了再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，西班牙国家紧急状态将至少延长至4月26日零时。

下图：3月13日西班牙宣布“紧急状态”之前，马德里贝尼多姆的午餐时间。



人数两个月才三千，概率太小了！中国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每天有好几百，大家不照样出门？”但转身一想，不对，车辆相撞都是偶发的孤立事件，不会一撞二，二撞四……成几何级无限增长啊。将疫情同事故相比，犯了最常见的逻辑错误，类比不当。

道理容易明白，行为难以改变，我仍然拒戴口罩。弟弟电话里说，上海的理发店关门很久了，照镜子觉得越来越像爱因斯坦了。于是我不顾妻子劝阻，出发前一天执意上街剪发，和理发师面对面嘴靠嘴地

聊得挺欢。自量不属蠢笨一族，但似乎在怀有侥幸心理方面，我不逊他人。“哪有那么巧！勿搭界格！”我想。

预定的马德里飞上海直航被取消了，于是早早订了俄罗斯航班，经莫斯科转机返沪。暗想，疫情暴发后飞中国的航班没几个人，四座相连的经济舱等同公务舱，赚大了。出发前几天情势突变，新冠病毒在中国被基本打败，却转身突袭欧美，多国瞬间沦陷。网上说欧洲飞上海航班骤然爆满，我这才开始紧张。马上登录俄航网站，又在电话上和